

心之靈，象之魂

——柴祖舜國際巡迴展在港亮相



■ 柴祖舜教授（中坐者）與友人。

獨奏於世的心象妙韻繪畫展——柴祖舜教授作品國際巡迴展海外第一站日前在香港大會堂高座展覽廳開幕，展期到明日（17日）上午12點結束。有人說，柴祖舜先生的心象藝術，秉承着「心生於靈府，象顯在圓融」的藝術理念。這位老者的心象藝術作品在本港的亮相，也帶來了市民心中對中國藝術史的滄桑、幽靜之思考。



■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 《春》

柴祖舜的作品，評論家認為其化育而生之表象結構，則無論中西色彩、線條、技法、材料、構圖、風格、精神、理念等冗雜因素；經過心象的陶冶，他無法而有法，筆隨心幻、似真若幻，溝通情趣靈性而致於物我兩忘。此次香港展覽結束將移師澳門教科文中心，台灣、新加坡、巴黎、倫敦、比利時、法蘭克福、紐約、聯合國總部、歐盟總部等地的巡迴展出將陸續呈現。

心象藝術的堅毅

藝術評論家俞建文曾對內地傳媒表示：「柴祖舜先生，是站在中華文化精神和人類文明建設的起點上，以大無畏的探索和革新勇氣，化解了所有因歷史、文化、人種、地域、審美觀念、藝術風格而堆積的是非對立和矛盾。如其《山魂》、《溪山渾濛系列》和《聲》等佳作，皆是他與宇宙造化率真的相依和對話，呈現出自由的心靈、浪漫的情懷。很難相信，這些作品竟是出自於一位人生坎坷又被疾病長久折磨的八旬老人之手。」

確實，中國畫的境界，看山似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還是山。不同的藝術層次，帶來的是人們對國畫內涵的一次次討論和作品精髓的感悟。據悉，柴祖舜教授如今年事已高，雖然備受高齡疾擾之苦，但是仍舊每天堅持創作，每一件作品的創作時間，從一周到一個月不等。由此可見，每一件藝術作品的背後，都是對生活的堅持與生命毅力的尊敬。

柴祖舜教授每一件描繪自然的藝術作品，無論是高山還是流水，無論是樹木還是花草，都是生機勃勃的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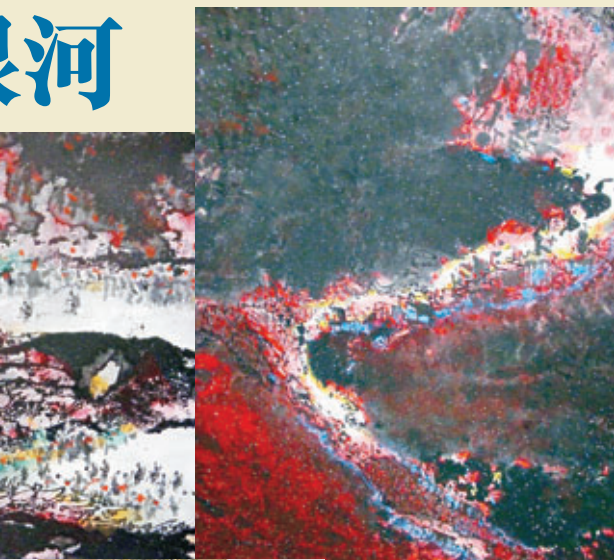
徵。心，是一份不滅的堅持；象，則是未來永恒的生命圖景。每一件作品的絢麗色彩背後，實際上是藝術的坎坷、滄桑；一個人生命歷程的跌宕起伏和奮進開拓。這些，都融匯在了作品的意象、色彩之中。為我們帶來了八旬老者的樂觀、豁達與開朗。

藝術熏陶的人生

柴祖舜，1935年出生在浙江杭州一書香世家，受家庭熏陶，從小喜畫。1952年入上海美專，師從顏文梁、劉海粟、蘇天賜、關良、謝稚柳、陳大羽等名家，為自己藝術之路打下了扎實基礎。歷任上海師大，上海戲劇學院教授，擔任中、西繪畫創作和教學工作。他的畫多次在中國美術館、上海美術館、劉海粟美術館展出。

據悉，上世紀六十年代，柴祖舜以人物畫為主。人物造型在他的筆下準確生動，表情質樸憨厚，具有時代氣息。他較早地用油畫技法和宣紙材料結合的方法，創作了《天下為公——孫中山先生》達到了宣紙滲透暈化及油畫筆觸細膩之肌理效果，將孫中山的儒雅和歷經滄桑之精神表現得淋漓盡致。

其作品《白潔無瑕——宋慶齡肖像》被孫中山親屬孫穗芳收藏於美國家中。《雙獅圖》（中堂）、《九塞溝日諾朗瀑布》被美國波士頓博物館收藏。其油畫《毛主席視察上鋼一廠》一炮打響，令他在畫壇上獨領風騷。上世紀八十年代，他一改畫風，專攻畫虎。他從民間着手，將神話中的飛虎、海浪、月光、烏雲……展露無遺。因為西畫功底之深，虎的骨骼、肌肉拿捏得十分準



■ 《騰》

■ 《心象》
2013-11



■ 《心象》
2012-128

確，加之他善於捕捉虎瞬間的動態，他筆下的老虎栩栩如生，當時有「畫虎獨步天下」之美譽。

新世紀，畫風的華麗轉身

據介紹，新世紀始，柴祖舜在傳統畫的基礎上畫風突變，用水油結合等技法組合成，既可全抽象也可抽象具象相結合的意象畫。這些繪畫色彩斑斕，紋理縱橫交錯，斑駁重疊，在墨色彩的交匯中，讓人琢磨到山川的風貌，流水的波動，雲霧的聚散……，從而讓觀眾與畫家的心靈發生共鳴，去感受藝術家心靈的浪漫、率真及物我兩忘，天人合一的自由境界。他的數幅心象畫被上海市文化發展基金會收藏。

不少藝術界人士認為，柴祖舜用自己的心智，筆墨的蛻變，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一次又一次地對藝術的碰撞，飛躍。他融西於中，墨彩結合，力求表達中國文化之精神，反映出互古彌新，充滿渾樸厚重的一種氣息，一種活力，反映出我們常說的宇宙精神。柴祖舜從畫藝術已是整整一個甲子，六十年的風風雨雨，使他經歷了坎坎坷坷的藝術生涯，可貴的是柴祖舜以艱難為悟徹的起點，在藝術道路的每一個階段都能創造出不同凡響的成果。

這就是柴祖舜的心之靈，象之魂。如同外界評說的那樣，長年來，柴祖舜積累了許許多多的寶貴經驗，也磨煉了自己的藝術修養。厚積才有薄發。瞬間，柴祖舜從自己個性中爆發，形成自己獨有的風格，令世人刮目相看。

一條延續愛的銀河

筆者曾經聽人這樣形容過生與死：死亡就像大海，無邊無際，我們從海裡來又回歸大海。人生就像是在窄窄的海岸邊行走，危險而愉悅。一見到吳承章的畫，筆者就想起了這個關於生死的比喻。他的畫中多以大面積的黑色為主，黑色緩緩漸變浮現出色彩豔麗的中國鄉村風光，最終所有的顏色會化成一道細長的亮光，背着竹簍的人拄着拐杖義無反顧地走在這條光路上，走向黑暗。有人形容吳承章的畫像是一條絢爛的銀河；有人從山川、石徑、吊腳樓中看出他熱愛自然；有人結合吳承章貧瘠的生活分析說那黑暗中的光明畫的是希望。一萬個人眼中有一萬個哈雷 Comet。筆者在吳承章的畫裡看到得是生死間的循環，黑暗是死亡的大海，光路似人生。

吳承章是香港著名的現代畫家，其畫作透視感強，用墨濃淡相宜，筆觸蒼勁有力。用中國水墨畫中國山水，風格卻西派大膽，獨具韻味。身為畫家的他兼修書法，其碑帖在中國內地頗受追捧。同為畫家的程少藝女士在見到今次展覽的宣傳海報後立即前來觀展，她向記者介紹說：「對於們畫國畫的人來講，一副畫的好壞取決於佈局、用墨與選色。你看這副無題，全畫呈長條狀，大片的黑暗中僅有右側的邊緣才能看見陽光。如此新派的構圖在國畫中實為難得。吳承章用小空間畫出了大環境。你再細看，陽光裡有些小小的人沿着小道攀升，他只用寥寥幾筆就勾畫出不同形態的人，人物雖小，但每一筆都



■ 吳承章《無題》局部

不苟且。吳承章用墨自然且畫面色彩轉變柔和，讓人感覺舒服不刺眼。他的畫確實值得收藏。」

吳承章生於1948年，2008年因病不幸辭世，他的一生可謂是命途多舛。初到香港時，因家境貧只勉強完成小學教育後就進入社會謀生，後來又半工半讀學習英語、會計、商科和行政管理。熱愛書畫藝術的他早年為求生計即在貿易公司做過文職，又在會計事務所和銀行做過文職，還在郵輪公司做過學徒，直到上世紀70年代初才能真正將全部精神傾注於書畫創作之上。

他艱苦的一生和不懈的奮鬥充分體現了「獅子山下」一代港人頑強拚搏的精神。

吳承章雖幾年前已離我們而去，但為了讓愛延續，其兄吳承歡特將其作品展出拍賣，希望將所得善款捐予湖南省長沙市一間專門收養被遺棄患病兒的臨終護理中心——「蝴蝶之家」。我們可能都知道，這些不幸的孩子或許很快就得走進無邊的黑暗中，但「蝴蝶之家」與吳承歡仍竭盡全力為孩子們營造快樂的氛圍和舒適的環境，使這幫可憐的孩子在他們的路上能夠少受點苦，過得自在開心。

■ 文／攝：趙偉

余秋雨：絲綢之路是古代生命線 更是今天課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剛 蘭州報道）「絲綢之路文化峰會」10日在甘肅省蘭州市舉行，中國著名文化學者余秋雨在演講中表示，絲綢之路輝煌的特徵是全人類的財富，這條不以戰爭方式出現，並廣納人類文明於一地的絲綢之路不僅是古代的生命線，更是今天永恒的課堂，值得後來者深入研究。

「希望本次絲綢之路峰會通過討論可達成一種共識，就是我們在絲綢之路上可以吸取多大的精神能量，這對今天的世界是非常重要的和關鍵的，這是基本思路。」余秋雨說，至於後人有沒有可能在這條「絲綢之路」重啟它的輝煌，只有認真研究，才能在時間和空間發生很大變化的今天重新發揮絲綢之路的優勢。

余秋雨表示，絲綢之路作為文化的重心，作為人類文明的第一通道，並非對古代的一種單純緬懷，而是一種從古到今一

直存在的現實，如果中華文明在研究過程中忘記絲綢之路，那就是忘本，忘記生命的來源，忘記了最有生命力的時間和空間。

在演講中，余秋雨強調，中華文化的認知需要重點轉移，一個非常重大的轉移是和絲綢之路有關，中華文化有一種振奮人心的亮點，有一種讓今天的人都感到激動的重點所在；而又被大家忽視的就是被稱之為人類文明第一通道的絲綢之路。千年以來，絲綢之路的核心目標是經濟交流和文化交流，以文化為主軸，最終的目標符合文明的本意，因此比世界其他交流通道更文明，延續時間更長，效果更好。

余秋雨說，大湖在邊緣才有美麗的浪花，一天之中早晨和傍晚才有美麗的霞光，中華民族生命力振奮都和處於疆域邊緣的發展有很大關係，文化的發展不能按照經濟的體量劃分。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後5世紀，絲綢之路對中國至關重要，這條通道讓中華文化明白了世界上還有別的文明，佛教亦經由絲綢之路東漸，歷史上絲綢之路的交流克服了中國文化中的弊端，從而成就的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唐朝就是最好的例證。



■ 著名文化學者余秋雨在「絲綢之路文化峰會」上發表演講。